

8
白羽著

龙舌剑

宮白羽武俠小說全集



8

宮白

龍

白羽

小說全集

口
劍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 新登字 2 号

封面设计: 雪 子

封面画: 张向农

责任编辑: 张秉正

宫白羽武侠小说全集

龙舌剑

宫白羽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丹东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875 字数: 120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丹东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2250册

*

ISBN 7-5378-0831-7

1·809 定价: 4.00元

出版说明

在我国，武侠小说的创作和阅读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。现代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的创作成果，无疑是民族文化积累的一份珍贵遗产，为了做好这项文化积累工作，我社在宫白羽先生的后人宫以仁先生大力协助下，整理并出版了这套全集。

宫白羽（1899—1966），原名宫竹心，1938年始用“白羽”笔名撰写武侠小说。

白羽是“五四”以来将新文艺思想引入武侠小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作家，几十年来海内外不断重印白羽著作，许多学者汇集白羽武侠小说书目多列为23种或24种。经我社与宫以仁先生搜集、考证，认为有22种出自白羽手笔，其余则系同书异名。各种书目中又遗漏了白羽最后一部武侠小说《绿林豪杰传》（1955年）。

《宫白羽武侠小说全集》，经过很大努力，已经搜集全了国内目前能够找到的白羽创作的武侠小说。其中8部为字数较少的中篇作品，在编辑本全集时，每两部合为一集，故本

出版说明

全集共 23 册。需要指出的是：《秘谷侠隐》一书，虽然目前只有上半部，且又残缺，但为了不致有遗珠之憾，仍然收入全集，以便于学者、读者研究鉴赏。

在全集编辑出版的过程中，一直得到宫以仁先生的大力支持，谨表谢忱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992 年 3 月

凡 例

一、本全集包括白羽 1927 年至 1955 年创作的武侠小说 22 部 23 册。

二、本全集的作品均按当年出版时的原貌排版，不作任何删节。对原版中的错字、漏字、衍文、标点作了订正，原著不分段者，为方便读者，适当分段。

三、本全集各书收入原著中作者的自序、题词、叙略、后记。

四、本全集有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而缺遗，为了故事的完整，由宫以仁凭记忆，并根据白羽生前构思，补写简略情节。补写之处，均加以说明。

编辑说明

白羽先生撰写的武侠小说，一般先在报刊上连载，然后再由出版社编辑出版。《龙舌剑》一书，是否曾在报刊上连载？尚不能肯定；首次出版于何年何月？也不能肯定。现在查到的，是1949年4月上海正气书店再版，上海元昌印书馆总经销的版本，此次出版，即依据这个版本校订。

对于以上疑问，我们恳切希望有意于白羽武侠小说研究的学者同仁与我们共同查考，以便找出确切的答案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乱柴沟剧贼劫镖.....	1
第 二 章	铁算盘妙计寻仇	23
第 三 章	余公明善后赴援	37
第 四 章	飞毛腿失函惹祸	49
第 五 章	群雄败走	79
第 六 章	怪龙岭高僧赐宝.....	104
第 七 章	青阳镇奇人示警.....	130
第 八 章	郑州城盗狱劫牢.....	158

乱柴沟剧贼劫镖

自陕西华阴道上，远远的来了一群人，前面领头的是一个骑马的人，振吭高呼“达！摩！”声音沉宏，野外无人，更能远及，这是华阴县永胜镖局保的一支镖，保得有四万两白银，径奔郑州。护镖的镖客有两位，一位叫做潘景林，一个叫做李占成，下有二十几名镖行伙计，另外还有一辆车是给两位客人预备的。那两位客人，一位姓赵，一位姓王，这天行到青云镇，那潘景林和一位客人，忽的感觉不舒适起来，头痛发热，大吐大泻。那李占成对潘镖头道：“大哥，怎的了。”潘景林说道：“身体不爽，难受得很。”李占成忙请来一位郎中，给二人诊断病症，抓了一剂药，亲自看着煎了。那潘景林叹道：“贤弟，不想我会在这里病倒，离所限的日期也差不多了，这可怎好。”李占成道：“大哥放心，只这青云镇到乱柴沟，道路比较难走一点，也没什么，都是咱们的熟路，并且，难道咱们还怕什么不成。依小弟看来，大哥尽可在此将养，小弟留下两个人伺候你老，小弟押镖先走，等你老好了，再赶去不是一样吗？”回头对姓王的客人道：“王掌柜，我看

你老也是病着，走是走不了，我看你老，还是和我们这位潘镖头一块儿在这里养着，俟等你二人病好了，再一块儿随后赶不好吗？至于赵掌柜你愿意怎么走都可，要不放心，随着镖银一块走也可以。”那赵先生看着王先生卧床不起的样子，有心要同镖车一块走，看王客人萎颓憔悴的样子，又不忍舍他而行，想了想，又往外看了看天色，天空上只有薄薄的一片乌云。便转头对王客人道：“老王我陪你住两天吧，要是好的快，咱们一块儿赶，否则等你稍好一些，上路送到前站再看。”那赵先生又摇头道：“怎么赶的这么巧，单在这小地方病了，连个好医生都没有。”王先生道：“老赵，别陪着我啦，我看你还是同镖车一块儿走好了。”老赵道：“你怎样这么小心，没关系，永胜跟咱们不是一天的交情了，你又不放心吗？你不必推辞了，你一人在这孤村小店，那我也实不放心。”说话时意态坚决。王客人也不好过于拂逆好友的一片诚意，并且人在病中，也实在愿意有至近的亲友陪伴着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这时镖客和客人正在谈话，忽然进来一个镖行的趟子手，此人姓刘名芳，进门慌慌张张便道：“李镖头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屋中还有客人，便顿住了口，李占成问：“刘芳，什么事？”刘芳却也机灵，忙改口道：“李镖头，钱师父找你老商量一点事。”说话时，眼望着李镖头，眼珠一转，眼角往外一扫，又微微一点头，又说了一声：“李镖头，最好快一点。”又向赵、王二客人，潘镖头寒暄了几句话，匆匆的走了出去。

赵、王二客人只觉得这趟子手是个粗人，带着一阵风进来，却又带着一阵风走了，不由得好笑。那潘景林潘镖头，却把眉头一皱，沉了一会，捂着肚子道：“哎呀！”喊趟子手杜

海道：“杜海，你扶我出去走动走动。”杜海道：“你老病着呢，在屋里走动不好吗？省得着了风。”潘景林潘镖头摇了摇头，扶着杜海出了门，不奔茅房，直奔李占成住的屋子去。一进门，就见李占成满面忧色，李占成见潘景林进来，忙站起来道：“怎不好好养着，反倒出来了。”潘景林先不回答，忙问：“二弟，方才刘芳有什么事找你，是不是有人缀上咱们了？”李占成道：“大哥，刘芳找我不过是一点小事，没什么关系！”潘景林道：“不对，二弟不要因为我有病就瞒着我，你要一瞒着我，我心里一别扭，病就更得厉害了，并且有什么事说出来，咱们大伙商量商量，也好想个办法，是不是有人缀上咱们了？”

李占成眼望着刘芳，心想：“这也瞒不住了。”便道：“大哥真着眼力。”低声对潘景林道：“刘芳和小弟说，咱们的镖银，大概是让人缀上了。”潘景林道：“真的吗？”不由低头寻思道：“附近这里并没有绿林啊，再说走过的几站，地势也很荒野偏僻，倒没有多少动静，到了这里，会有人看上咱们，不可能……不过这些日子，我只是心惊肉跳，莫非真要出事不成？”想到这里，便对李占成说：“二弟，依我看来，前面乱柴沟比较难走，不然……”李占成道：“大哥，因为难走，就不走了不成。那么咱们这镖局子是干什么的。”潘景林道：“二弟别急，我的意思不是不走，唉，我怎么，我单这时候生病呢？二弟依我看来，派人约请当地镖师相助，一面慢慢走着，等着帮手来了，只要过了乱柴沟就没事了。”李占成道：“大哥太仔细了，永胜镖局名气很大，总镖头余公明也是够朋友的人，还真有敢动咱们这镖的吗？”潘景林道：“二弟，不是这种说法，树大招风，永胜镖局难免有得罪人的地方，也许有新出手，或饿急了的绿林，饥不择食，我看这不是咱们

赌气的事，只愿刘芳这回看错了，并且咱们还是小心为妙。”李占成道：“大哥既愿意如此，请人也没有关系，我只是觉得大哥太仔细了。”

当下众人计议了一会，各自休息。第二日，李占成押镖起程，潘景林便派人先约请友人相助，免出意外。那潘景林自在青云镇中，一边盼望着，镖车如果经过乱柴沟，最好平安无事，一边盼望请的帮手快来。天将近午，潘景林计算路程，大约着镖车快到了乱柴沟了，这时院子里忽从地上卷起一阵狂风，西北角上的那一片乌云顿时增大，真是快如奔马，四外阴沉沉丛聚，顷刻布满天空。潘景林看了，心中不由替镖客们担起忧来，天空中一个霹雳，随着雷声，拳头大的雨点倾盆而下，好大雨，只片刻，沟满渠平，约有半个时辰，雨点才由密而疏，由大变小，变成了蒙蒙的毛毛细雨。正在这时，忽从店门外闯进四人，为首的正是去请帮手的徐顺。这些人浑身上下，全都被雨打湿，徐顺先进屋道：“潘师父太巧了，正碰上保镖回来的孙镖头、邹镖头和陈宝光。”潘景林听了，不由的大喜，忙令杜海找店家安顿了众人，那些镖客们洗脸换衣，潘景林这时见众位镖客们，洗完脸后，纷纷探视潘景林病体，问完后各个休息，房中只留下邹雷、孙启华、陈宝光三位镖客。这三个人陪着潘景林，问潘镖师找他们有何事故？可是镖银出了什么差错不成？潘景林便把刘芳看出有人跟缀镖车，故此命人约帮手，霹雳子邹雷道：“哎呀，既然看见有人跟缀，为何不等我们来了再走，他们人少，假若出了事，岂不……”说时看着潘景林的脸上已然变色，悔恨之情直由脸上现出，孙启华接过来道：“凭余总镖头及永胜镖局这点小名气，真个有人摘咱们的牌匾不成。”又转口道：“不过

咱们也不能大意，还是小心点好。”对陈宝光道：“陈贤弟，咱们快点吃饭，领人快赶上去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潘景林忙叫店家预备了四份饭菜，慌慌张张吃完了，四人都心急，吃完后，便招呼趟子手们上马直奔乱柴沟而来。潘景林也要去，众人拦阻，潘景林执意不听，众人也无法，只得同奔乱柴沟。这时雨已停住，雨后凉风，彻体寒凉，别人还不觉怎么样，那潘景林不知不觉激灵灵打了一个寒战，仍咬牙前行。众人乘马而行，一瞬走出二十余里；这一带的青沙，远远的树木森林，被烟环雾锁，西北风雨后气候寒凉。用目往正东观看，乱柴沟不远，大约相隔一里之遥，道路的两旁边一片片的小树，被风吹得树枝乱摇，雨花乱飞。那乱柴沟山坡上的荆棘，倒吊着葛藤，明明的显出乱柴沟的山口。道路两旁，野草黄花被雨摧残，横卧在道旁。车辙的细水，是涓涓的不断。此时除去这些人之外，可称得起路尽人稀，就是不见镖车的踪影。徐顺在马上不觉得吸了一口冷气，就听孙启华颤微微的说道：“潘师父此事不好，他们的镖车已进乱柴沟，恐凶多吉少。”又用手一指道：“你看那边乱柴沟里回来的那个人。”众人抬头一看，远远的望见一人，伛偻而至，等到此人临至前面，向着众人张口喘息着说道：“众位镖师父们，可，可，可了不得了，镖银丢失，全班人丧命。”

众人勒马停蹄，愕忡忡一齐观看，就见此人浑身上下一身的黄泥，连面目也辨不清。看此情形，就知道事出意外，遂即弃镫下马。此时邹雷、徐顺、陈宝光等也下了马，一同向前细认来人，不看则可，众人一看，吓得目瞪口呆。此人非是别人，正是车夫李二。孙启华看见李二，明知事变，倒定了一定神，往北面观看，道旁一片树林，又往四外看了看，并

无行人来往。遂向众人说道：“什么话也不用说了，事已至此，咱们到北边树林里，再细问他一切吧。”潘景林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也好！”叫道：“李老二，你跟我们到树林里，我有话问你。”李二点头，四人遂拉着马匹直奔树林，工夫不大，众人来到树林里面，将马拴在树上。这才向着李老二说道：“你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着急，事情已然到了这个地步，你慢慢的告诉我们，镖银怎么丢的，伙计们如何死的。”

李老二闻言，不由得两泪交流，口中说道：“这个镖车由店内一起身，李师父恨不能一步赶过乱柴沟，他就紧催镖车快走，天虽阴，可是始终也没下雨。这三十里地，一个多时辰，可就赶到乱柴沟西沟口，李师父催我们进沟，前面的趟子手喊着镖趟子，镖车在后面紧走。李师父他的心意打算赶出乱柴沟，就是再下雨也不怕啦，李师父想的倒是很好，不想一进沟，刚走了没有二里路，核桃大的雨点，可就落下来了。那时我在后面也是这么个意思，只要镖车一出东沟口，就是有匪人，可也就不怕啦，车到平川之处，还怕的是啥哪。不想走了没有半里之路，这个雨可就如同搬倒了天河一般，前面的车马可也就走不动啦，雨水已然托了车底。镖车正在进退为难之际，猛听得山坡上面的山石乱响，我一想山石若滚下来，临死落个碎骨粉身，这个时节，人声呼哨，山石乱响，这时候我可顾不了他们啦，我只可往山坡上面爬，往西沟口跑，我若不爬山坡，沟内的水是二、三尺深，我跑也跑不动，再说我跑也跑不出多远，山石若是下来，也得把我砸死了；再说四外准有人卡着，跑也跑不出去。这才一横心，凭命由天，只得拼命往上爬，我焉能爬得上去呢，幸而我有一把鱼刀，和一个小鹿犄角，我就仗着这个鱼刀子和这个小鹿犄角，我的

左手拿着鹿犄角，右手拿着鱼刀子，我把鱼刀子，戳在黄泥之内，我搬住鱼刀子可就滑不下来。我将身子一用力往上纵，随着把左手的鹿犄角，戳在山坡黄泥之上，我又往上一爬，随着又将右手的鱼刀子插入黄泥之内。我就这么一步一倒，实指望爬上山坡，刚爬了有十数余丈，可巧上面有一块大山石，山石的底下被雨水冲了一道沟。我爬到这个沟内，再想往上爬，再也爬不动了，头一样我筋疲力尽，又有山石阻路，我若不借这山沟团合在一处，只要是一滑，我就得溜将下来，我正在惊怯之际，就听我们伙计喊嚷，他们嚷着说镖车不要啦，赶紧往回跑。人声嘈杂。又听见李师父在下面喊嚷，伙计们留神啊，有了呼啸啦。山头上势若山崩地裂，犹如沉雷一般，顺着我的头顶滚将下来。我心中明知上面有人把石头推下来啦，碰上就得死，我只得将腿往回撤，我的脑袋顶着上面的山石，我将身子团合在这道沟的里头，上面推下来的这些山石，撞在头上，震的我双耳皆聋，准知道必得碰死，我一害怕，可就昏迷过去啦。猛然间我就听人喊嚷，我才微睁二目，偷着往下面一看，雨下的很大，往下面看不甚真。就见下面大约有五、六十人，还有十几匹马，蜂拥似的冒着雨往正东去了。我看着马上驮着物件，好像我们车上的镖银。就听下面有人道：‘这一回寨主做的这号买卖，可顺气儿。’又听有人说：‘伙计们，他们有逃走的没有。’就听有人答言说：‘头儿您这是多想，就是那们些山石推下来，他们碰上哪一块也得死，再说两旁的滑泥，一个也逃不了，咱们是放心大胆白得这号买卖。’他们是一边说着，一边往东走下去了。我爬在漩涡之内，大气也没敢出。我容他们走远，我准知道镖银已失，他们大家的性命不能保全。又呆了老大的工夫，我这才

慢慢顺着山坡爬下来，我才出离了漩涡，脚下的泥一滑，我就连滑带咕噜，溜下来了。我这周身上下，没有一处没有泥，刀子鹿角也丢啦，我仰面往上一瞧，我才想过这个意思来，要没有上面这块山石，再没有这个漩涡，我这条命决无生理。我这时往东面一看，乱石堆叠，压着死马亡人，砸碎了的车辆。我站在那里发怔，我的身上被雨激的全都湿了，我明白过来，我这才知道雨淋的我身上难受。我才打算回镖局子报信，出离沟口，我只顾低着头寻路，一听前面有人与我说话，我这看见二位少镖主与潘师父。李师父丢镖，与众伙计们丧命，俱都是我亲眼得见。”

就见那潘景林站在那里，脸上的颜色惨淡。孙启华双眉倒竖，眸子瞪圆，一阵阵的冷笑，瞧着李二点头。邹雷厉声说道：“咱们已经听明白啦，贼人既是劫镖，他准知道在风雨之下无人知晓，不如你我大家先亮兵刃，趁贼人走之不远，将镖银抢回，拿住贼人，否则也能知道点线索，访出是谁劫的镖，你我好回镖局子交代。”众人答应，孙启华忙说道：“李二，你骑着我们的马，奔青云镇长合店，我们要是等到明日天亮不回青云镇，你于明日清晨，赶回镖局面见总镖头，将镖银丢人和我们的所遭所遇，报与镖主，听候镖主的调遣。你可将话记准，千万不可错误。”李二点头应允，遂说道：“几位请吧，这个事情交于我办，决无差错。”孙启华将话说完，回手由马上把宝剑摘下来，用自己的绒绳勒紧身后，回手亮剑。此时潘景林，由背后早把金背砍山刀亮了出来，刀往怀中一抱。邹雷使的是一口鬼头刀，手内擎刀，将刀鞘早就背在背后。徐顺使的是一条三棱吕祖锥，掖在腰间。四人收拾停妥，别人也都收拾好了。将话又嘱咐李二一遍。

众人出了树林，往南直奔乱柴沟而来。临至乱柴沟的西沟口，往里面观看。地下白沙漠漠，雨水横流，两边的山坡皆是黄泥，山沟狭窄。孙启华看至此处，心中暗想：“真是天生的险地。”回头说道：“三位请看，此沟如此窄狭，你我倒要小心留神。”徐顺在旁边答言说道：“你我既将主意拿好，到此不便犹疑，就此进沟。”孙启华只得点头，手中提剑，在前行走，后面三人相随。紧往前走，孙启华越看越怕，走到沟的当中，猛抬头，孙启华就见前面山石堆垒，阻住道路，遂用手往前一指，口中说道：“潘师父请你来看，莫非遇险，就在此处。”潘景林手提兵刃，听孙启华之言，迈步向前，众人后面相随。

绕过前面这块山石，举目观看，把众人吓得险些骨软筋酥，目瞪口呆。就见前面的车辆被石砸碎，死马亡人，横倒竖卧，脑髓鲜血，溅在山石之上，情景可惨。众人看此景况，不由得心中发酸。潘景林早就两泪交流，仰面向天长叹。左手背刀，右手指着地下的镖局子伙计的死尸，含泪言道：“我潘景林若不与众人报仇，誓不为人。”徐顺在旁边说道：“潘师父不必在此发愣，你我追赶贼人要紧。”潘景林闻听此言，回头一看徐顺，就见邹雷站在那里，手提金背鬼头刀，在那里暴躁嚷道：“你们还不走，尽自在这里站着做什么，倘然若有意外如何是好，不如趁此时机，贼人未能防范，你我急忙出沟，再作商议。”潘景林只得点头，大家绕着地下的山石，遂冒雨往前行走。这一段山沟甚长，好容易出离东沟口。孙启华是个细心人，用目往地下一看，就见地下有马蹄的痕迹、人脚踏的印子，虽然是青沙地，看的很真切。遂向众人说道：“你们众位请看，地下的痕迹，看这个方向，贼人向南去了，